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劉向新序

六之十畢

新序卷六

刺奢第六



奚暇齋
讀本記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
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
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
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
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
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

接履而趣遂遠湯湯立爲杙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寃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

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稟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

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葺。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

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而曰。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

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文子同鹿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酒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

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美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輓者也吾將徙之

其父曰吾恃爲輓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官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與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獻子曰富哉家宜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宜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劉向

新序卷七

節士第七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

新序卷之十一
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
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
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
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
帝不告誓信厚也

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
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
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
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
去朝桀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
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
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
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
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旣
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

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卽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旣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于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公之遏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於身故遏也死餘祭

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爲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過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

遂脫劔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劔於
是季子以劔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
陵季子兮不忘故，脫于金之劔兮帶丘墓。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
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飭粥，盥不容粒，痛已之不
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
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
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

偕

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
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
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
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
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
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
君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
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

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公子盼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盼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虵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虵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禍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

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
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譏祥而忘
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
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
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
使之拜虵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
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
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
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
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爲無道
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
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
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未
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當世以事君秦
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
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卽安倚於庭
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

爲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
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
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滿子虎
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
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
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
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
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
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
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
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
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
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
書之聞旣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
爲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請魯
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

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已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輓軌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拙。其取彌拙。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搢桑以為

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屨則踵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屨，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也。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誡乎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

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
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上客俗
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
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
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
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
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飢色矣君過而
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
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
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
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
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飢寒之色猶不苟取見得
思義見利思害況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
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

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旣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爲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於楚，與懷王歡，爲藍田之會。屈原以爲秦不可信，願勿會。羣臣皆以爲可會。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知羣臣譖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羣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聞王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爲非，以清爲濁，不忍見於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

一本無下獨字

韓本世之作之
之吳本作汶汶

新序

卷七

十一

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泠泠更事世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

上

吳本缺作斧

之士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缺鑕刎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

揚

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墮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卽生，失殺卽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鈎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人，君雖不能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

推無爵齒而就位

一本艾字缺

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所有虵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虵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

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沈於

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族目三鋪而能視仰

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族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潔之至也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

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

稿

狹

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
且不舍感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
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
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
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稿
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
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
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
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貴作責

一本與趙字程
本空缺一字韓
本作時

公孫杵曰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弑靈公
趙盾時爲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貴之
以盾爲弑君屠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爲司
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趙朔偏告諸
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
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
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
事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
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

一本竟作重

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
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
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
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
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
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
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
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
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

祿

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謀匿山中嬰謂諸將曰
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
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
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
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
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
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
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
冑者爲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

帝作帶

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帝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

韓本下作不
程本同

之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旣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祀之世不

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固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爲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

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鐵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匈奴給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尊武以爲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新序卷七終

劉向

新序卷八

劉向

三本無盟字

義勇第八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

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因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曰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爲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因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仇牧

因

呂本越作趣

呂本臣作君

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攜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臣之難。顧不旋踵。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

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鈞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單田單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

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屣而

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單不肯與也求

而賞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

爲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

之士懷耻不義爵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

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

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弟勝之叔父也勝怨楚逐

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惠王亦子西之叔也欲得易甲人姓惠王之叔也

名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

吳本極作忌

三本田單中牟之邑人也八字注示字

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予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

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彊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衆誅曰：公而反，惠王於國。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此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旣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善乎哉。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軼。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知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囂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

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芊尹文者，荆之歐鹿薳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韞，援矢於箛，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新序卷八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
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
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
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
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
北將軍曰母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
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
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
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劉向新序卷八終

。劉向

新序卷九

善謀第九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
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
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津
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
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
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
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

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
仁智之謀卽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
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
以傾此之謂也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
得入使告難于曾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
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
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宜於諸侯今爲可
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

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
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
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
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
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
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溫原攢
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
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

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寒。虞虢共守之。晉不能舍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廐。置之外廐。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畧。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唇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

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弁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解。鄭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燭之武許諾。

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隣也。隣之強。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晉。願君圖之。秦兵說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

一本因作因
吳本以字

一本留作易韓
本同吳本作多
程本作舅

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
圍遂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
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因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卽位欲爲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
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
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芻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
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
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
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
將棄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
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嚮而不濟對曰恃
馬與險而虞隣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
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足以爲固也從古以然
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
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

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實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爲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爲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懟於下。群臣倍畔於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闥闔。大之甚勇之爲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栢

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爲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謗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

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孰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

一本兩作臣吳本
同韓本缺

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兩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

一本禮作理

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強，遂封鞅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之。其患流漸，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秦夏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

一本夏作項韓
本作皇

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爲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與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

吳本偷作倫

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偷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今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夷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

吳本下服作拔

吳本正作止

吳本謁作論

止
北作此
一本無寡人二字

兵不傷衆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魏王不能正。北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爲侯。

而使陳叔相蜀。蜀旣屬秦。秦日益強富厚。而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適至。聞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項襄王東徙。黃歇上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友。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

攻作拔

吳本有作又

吳本史下有

脊

吳本扶戰功作
結攻取

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
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
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
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攻燕
酸棗，虛桃人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
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滿。史記作蒲衍首垣以
臨仁平丘黃濟陽甄。史作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歷
史記作磨之北，注之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
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

戰功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
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毀魏之
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
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敗。此二國者，
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也，
從而伐齊，旣勝齊人於艾陵，爲越人所禽於三渚之
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

吳本叢作鑿
上作下

矣韓魏畔之殺知伯瑤於蕘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
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
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
詩曰躍躍鳧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
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敵
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
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
社稷壞宗廟隳剝腹絕腸折額摺頸身首分離暴骨

一本于作於

吳本頸作頤

吳本齋作資

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係臣束子爲群虜者相及
於路鬼神潢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
僕妾者盈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
王齋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
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出兵之日而王憂其不及也
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
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
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
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

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晉方與
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

史記南泗北必回攻楚

吳本校作校

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
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枝於秦齊南
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
彊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
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
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
歸帝重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

吳本楚作禁

吳本伐作成

吳本下王作主

爲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帶以
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
梁氏寒心許陽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
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王注
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桎

史作經

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
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
善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
受約歸楚解弱楚之禍全彊秦之兵黃歇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束甲而赴之。」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爲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爲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破且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構，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

平陽君爲構秦，秦已內鄭朱矣。虞卿以爲如何？」對曰：「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旣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

本已作亦
作王以二字

吳本趙郝下後
趙郝字

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予令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

吳本若作善

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

吳本兵作其

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來割。王將予之乎。不予。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卽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兵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與無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

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妬婦。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

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爲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卽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之發，間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

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趙以亡矣

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邪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使虞卿久用於趙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棄侯捐相而歸不用趙旋亡

新序卷十

善謀第十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齧保宛城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爲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

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
完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
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
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
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
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
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漢王旣用滕公蕭何
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
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

無悍字

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勇仁悍強
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
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爲人
項王嗜啗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
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响响人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刻綬弊恐不能與此所謂
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
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
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

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
爲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反其
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
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秦
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
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
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
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
約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

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
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
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
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討
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爲趙王張耳
爲相陳餘爲將軍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
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
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爲公說燕

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敵南面而王豈爲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

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爲然乃遣趙王養卒爲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爲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

奪其作守

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譙過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又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厥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厥倉。卒糧食不盡。以擒

一本數作二

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厥倉。塞成臯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復。唯齊未下。今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據二十萬之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今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

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予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傑賢才皆樂爲其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能用事爲人刻卽剗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

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乘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橫以爲然卽聽酈生罷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蒯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

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可因齊無備擊之
韓信從之酈生爲田橫所害後信通亦不得其所由
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
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
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
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
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
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

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
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
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爲陛下畫此
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
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
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
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
王入殷表商容之間執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

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閭、軼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革倒偃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於桃林，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

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

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也。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鬪之功，高皇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臣皆未封，羣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心。於是高皇帝在雒陽南宮上臺，見羣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

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怨仇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卽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將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辱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得封卽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倍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雒陽脫輅輓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人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

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維比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

比骨

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北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撻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肴澠倍河海嚮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

易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縮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爲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

張子房之謀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爲建信侯。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卽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臥？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

吳本角作角下
同

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
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
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
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卽
必異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
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
所至十二年上從破鯨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

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
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
人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鬢眉皓白衣冠甚偉上
怪而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
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
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
太子爲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
死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
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爲欲易

吳本子孝仁敬
作仁孝恭敬

爲作我

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蜚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

侍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已待太子聞太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

一本抱子作子抱
吳本同

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抱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抱前上終不使不肯子居愛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爲用且使布聞之卽鼓行而西耳上雖疾臥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爲妻子計載輜車臥而行於是呂澤

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
吾惟豎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東羣
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
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
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起
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子太傳留侯行少
傳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子之
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

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鴈
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
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
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
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
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
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
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
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爲魯元公

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羣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之國之兵也。然尚得

中

子作下

吳本痛作恐

匈

一未及作乃

怨

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家。天子同任。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爲和。

三本無五字
一本當作常

吳本當作常

積首倪

一本未作末韓
本同

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
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愛
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爲和親之約至今
爲後世利臣以爲兩主之迹足以爲効臣故曰勿擊
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
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
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
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視
於兵夫以天下未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

小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
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
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
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
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梗
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
曰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
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
氏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

氏作代

新亭

卷七

七

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難。臣故曰：勿擊爲便。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塞。匈奴不敢飲馬北

無西字

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雍潰疽，必不留行矣。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難以爲功。夫橫行則

中絕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疾則糧乏不至于里人馬絕飢勞以遇敵正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遞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勞以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臣以爲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

一本止作上韓
本同

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樵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爲策曰古諸侯不過百

里強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緩則驕，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
今以法割之，卽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
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內，無尺地之封，則仁
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
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稍自消
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關馬及弩不得出，絕遊說之
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詔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
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父偃之謀也。

劉向新序卷十終

文化乙丑^{十月}與伊澤蘭軒對校吳勉學校本戊辰九月與市野
迷菴對校朝鮮板本今茲病間以一本程榮校本再
校功終一本^者余所儲藏審其紙板蓋出嘉萬之間然
體式正善^下同朝鮮^不當據以正程本及此本之妄改也
以校人之姓名不見今以一本稱之云癸酉仲冬望 李題



110X
567
100
41